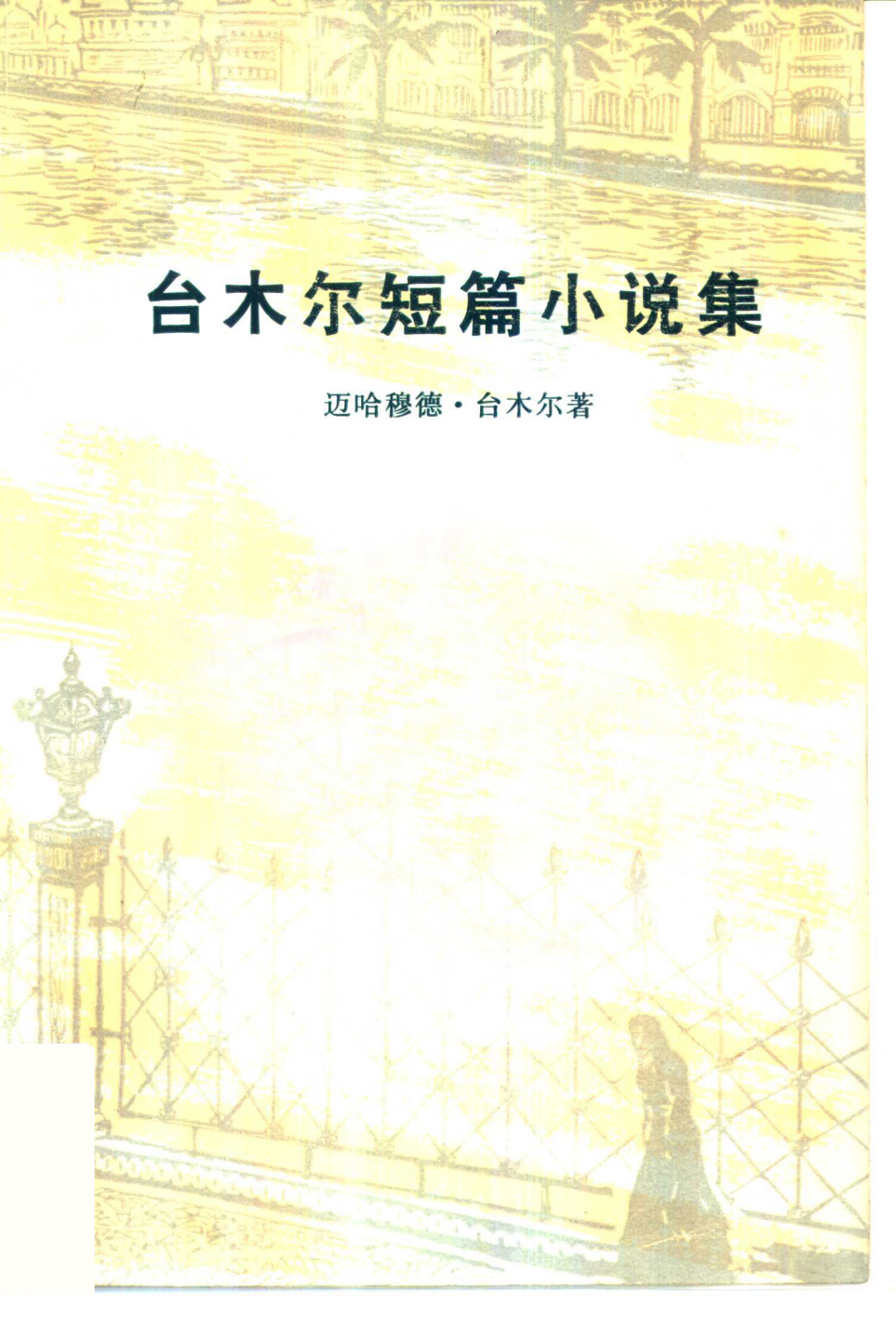




台木尔短篇小说集

迈哈穆德·台木尔著

台木尔短篇小说集

迈哈穆德·台木尔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台木尔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5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7 $\frac{1}{2}$ 插页2

1978年7月北京第1版 1978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649 定价 0.49 元

前 言

埃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十六世纪以后，曾受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统治。1798—1801年也曾被法国侵略军征服过。1882年又被英军占领，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埃及人民为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斗争达到了新的高潮。1919年，埃及人民举行了全民性武装反英起义；1921—1922年，埃及人民再次举行反英武装起义。1922年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仍然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1936年的“英埃条约”，实际上是加在埃及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斗争的实践证明，埃及人民要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推翻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必须进行长期的更为艰苦的斗争。1952年反动封建王朝的覆灭，1956年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是埃及人民不屈不挠长期斗争的果实。

本世纪初，在埃及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下，埃及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以及为这个运动服务的文化启蒙运动。

在启蒙运动时期，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艺术开始在埃及广泛传播。例如，西方的，特别是法国的文学作品就在这一时期大量翻译过来；同时，埃及古典文化遗产的研究，

也逐渐受到重视，重要的历史典籍陆续印刷出版。灿烂的古代诗歌和散文，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成为学者和诗人们研究的重要对象。

埃及现代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迈哈穆德·台木尔(1894—1973)，就是在埃及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时期走上文学活动的舞台的。

迈哈穆德·台木尔的创作，在埃及新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短篇小说尤有特色，在当代阿拉伯文学中很有影响，被阿拉伯世界称为“现代阿拉伯短篇小说的前驱”。

迈哈穆德·台木尔出生在一个有着土耳其人血统的家庭。他的父亲艾哈迈德·台木尔是个很有名望的学者，也是一位典籍收藏家，有广泛的社会交往。他的哥哥穆罕默德·台木尔(1892—1921)也是埃及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因此，他们家曾是文艺界和学术界一些名流聚会的地方。迈哈穆德·台木尔和他的哥哥从小就喜欢文学，他们很早就读过《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读过乌姆鲁勒·盖斯的《悬诗》。后来，他们又阅读了阿拉伯文化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如“叙美派”作家、诗人纪伯伦(1883—1931)等人的作品。

迈哈穆德·台木尔曾去过法国和瑞士疗养了两年。这期间，他比较系统地 and 广泛地钻研了法国文学、俄国文学以及整个西方文学。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特别是法国的莫泊桑，对他影响很大。此外，他对俄国的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也有浓厚兴趣。

几十年中，迈哈穆德·台木尔一直从事文学创作，他写了大约二十多本短篇小说集，还有一些剧本和长篇小说，其

中不少被推崇为新阿拉伯文学的典范作品。他的描绘埃及城乡各阶层人们生活风貌和心理状态的小说，在其他阿拉伯国家有不少模仿者。此外，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他曾任阿拉伯语言科学院委员，埃及艺术协会和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他还参加了各种辞书编写委员会工作。他于1963年获得国家表彰奖，1973年逝世前是埃及作协的理事。

我们这个选集选译了作家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末的二十一篇文章，它们大致能够反映作家的主要思想倾向和艺术上的主要特点。这二十一篇小说，取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埃及现实生活。作家在这里从不同的角度，勾勒了色彩斑斓的埃及社会生活图景，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各种各样的人物，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表现了强烈的爱憎。

从这些作品来看，作家写得最深刻、最成功、因而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各种社会痼疾的揭露和批判，对各种腐朽反动的社会势力的鞭挞。在作家的笔下，那些地位很高的权势者被剥下了伪装，使他们的丑恶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

在《沙良总督的姑妈》里，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政治投机家沙良总督的形象。沙良总督是一个靠玩弄手腕和钻营而爬上高位的人。作家抓住他怎样处理姑妈丧事这一事件，截取了他生活道路的一个横断面，展示了人物的性格，落墨比较集中，而且对比鲜明，给读者以进行联想的广阔余地。作家以他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办丧事的虚伪性，点出了讣告上的所谓“寿终正寝”的荒唐；描写了沙良在治丧期间还要过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等等。作家通过克玛里先生的口，正确指

出：沙良总督这种人，“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惜使尽他的一切惯伎——伪善、献媚、背信弃义、撒谎和收买。”这不仅指出了沙良这个人物的基本特征，而且指出了他的社会代表性。

在《塔瓦杜德太太》中，塔瓦杜德太太是位高利贷者，她的唯一爱好就是金钱的积聚，积得愈多愈好。为此目的，她自己甚至可以过一种类似禁欲者的生活。她的亲戚因为妻子临产，找她借钱，她狠一狠心，才拿出五个皮亚斯特来，还把它当作自己慷慨的表示。她的吝啬实际上是贪婪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塔瓦杜德太太让人想到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她是这类典型在埃及的翻版，不同的是变成了女性。

《人寿保险》写一个诈骗犯、冒险家的突然发迹，同时，也写了他的毁灭。《彩票》写的是与《人寿保险》本质相同，表现稍有区别的另一种形式的投机和冒险。《成功》揭露了资产阶级新闻的堕落，其实也是写一种投机，新闻的投机。“成功”就是堕落。

揭露宗教迷信对人们身心的毒害，抨击教权主义的罪恶，在迈哈穆德·台木尔的小说中，也占着显著的地位。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去天堂》、《穆特瓦里大叔》和《纳德日雅》就是属于这类作品。

在《去天堂》里，我们看到这种宗教迷信的毒害达到了怎样骇人听闻、违背理性的程度。《纳德日雅》也是对宗教和封建的教权主义的血泪控诉。如果说《去天堂》里的青年苏维里木雪赫是由于中毒太深自己走上宗教祭坛的话，那么，纳德日雅这个纯洁的姑娘，则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爱情，而被

宗教伦理强行推上宗教祭坛的。《穆特瓦里大叔》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宗教迷信的揭露。穆特瓦里本来是开罗卖瓜子、果仁的小贩，后来被一些迷信的人们奉为宗教的“圣人”，有起死回生之术；而他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圣人”、“神人”，于是在一种精神分裂中发了疯，变成了宗教迷信的牺牲者。

在《捉小偷》里，迈哈穆德·台木尔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展示了这种婚姻制度怎样把一对真心相爱的青年，推向悲剧的结局。然而究竟谁是小偷呢？正是哈桑老爷和他所属的那个阶级，他们是千千万万个莎比哈爱情悲剧的制造者，是真正的凶手。

另外，作者在他的作品中还以同情的态度塑造了一些纯朴、善良的普通埃及人的形象。在《归来》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善良的劳动妇女对她的小外孙的纯朴的感情。在《乞丐》中，描写了一个残废的乞丐不贪意外之财，他把拣到的五镑钱用了，感到问心有愧，又积聚了同样数量的钱，送还原失主。《夏天的假日》刻画了一位助人为乐的白利赫。《茜特·库鲁》描写了雅古特师傅和孤女茜特·库鲁的不幸的遭遇。《二路电车》正面肯定了售票员哈纳菲，描写了他和一个穷得无钱买票的姑娘的曲折爱情。

收在这个集子最后一篇的《示威游行》，是直接描写埃及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初发表于1952年。这一题材在作家以前的创作中比较少见。故事的主人公哈赛内尼，是个已退休的小职员。爱国运动的洪流冲激着他，震撼着他，终于重新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民族感情。他感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自己不能置身事外，又一次参加了示威游行。由于

年迈，他在发表演说时激动得倒下，与世长辞了。作者通过小职员的一段经历告诉读者，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

迈哈穆德·台木尔的小说，从1957年开始陆续介绍到我国来。1963年曾出过他的一个短篇集《二路电车》。这次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是重新编选的，其中《二路电车》、《纳德日雅》、《沙良总督的姑妈》、《塔瓦杜德太太》、《旅行家》五篇利用了原来的译文，是从俄文转译的，其他各篇，均由阿拉伯文译出。

编 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

目 次

二路电车	1
不朽的古迹	13
人寿保险	26
穆特瓦里大叔	57
去天堂	67
捉小偷	77
纳德日雅	89
茜特·库鲁	95
归来	105
彩票	114
冬天来了	128
纸王冠	139
沙良总督的姑妈	147
塔瓦杜德太太	159
旅行家	163
中立	171
成功	175
夏天的假日	189
乞丐	197
思乡	205
游行示威	217

二 路 电 车

晚上七点多钟，二路电车从车站开了出去。一个姑娘赶上车来，走到车厢的一角坐下；嘴里嚼着口香糖，打量了一下稀稀落落的几位乘客。她没有戴面纱，瘦瘦的脸上抹着一层廉价的胭脂，但是并没有盖住她那苍白的脸色。

售票员看见了姑娘，就皱着眉头走到她跟前：

“票……”

姑娘没有睬他，只顾摆弄身上那件褪了色的米拉叶^①的衣角，拽平了又折叠上，折叠上再拽平，这样，从穆拉衣下边就露出花色暗淡了的、蓝色旧长衫的边缘。

售票员的嗓音本来就挺粗，现在又把调门故意抬高，听来很不客气：

“票！……票！……”

他站在姑娘面前，用蔑视的眼光盯着她。可是她却堆出一脸媚笑，装出很天真的样子对他说：

“我对你起誓，下一站就下车……”

“天天这样……老是下一站就下车……我向真主起誓，你要是不下车，我马上把你扔出去……”

① 阿拉伯妇女穿的罩袍。

“大权在你手里嘛！……你等一会儿，我现在没有零钱！”

“少废话，要嘛买票，要嘛下车……”

姑娘向乘客扫了一眼，目光停在一位衣著虽然不怎么好却很整洁的青年身上。他坐在她的对面，手里拿着几本教科书。

姑娘弯腰向他凑过去，一边嚼着糖，一边央求说：

“你能不能给我六个米里木^①，先生？”

售票员嘟哝起来：

“不害羞！少给乘客找麻烦……”

姑娘连头也不回，回答说：

“碍你什么事？这位先生高兴借钱给我买票……”

青年人微微一笑，稍微把帽子往前拉了拉，取出六个米里木，买了车票。售票员气冲冲地走开了。姑娘冲他背后冷笑了一声。随后她满脸带着胜利的微笑，把双肘往座位的靠手上一放，说：

“神经病！……我敢当着真主起誓，他是个神经病……”

一会儿工夫，姑娘就和青年攀谈起来……

*

*

*

几天过去了。二路电车开往城堡。晚上六点多钟，电车驶过阿兹·马利克大桥，到了布拉克区的中心。街道两侧是商店和咖啡馆，橱窗里的彩灯装饰得五光十色，仿佛在欢迎电车到来。

① “米里木”、“皮亚斯特”，埃及辅币单位。一米里木等于十分之一皮亚斯特。

电车刚在阿布·阿里亚站停下，售票员就跳下车，钻进人群里。不大一会儿工夫，他捧着两个馅饼回来；饼是米饭肉丁夹馅，还在冒着热气。他给司机一个，自己留下一个……

电车缓慢地继续向前开去。司机和售票员忙着吃馅饼，连上下车的乘客也不顾了。只听得刺耳的鸣笛声和电车的轰隆声一阵阵地响，电车一会儿停住，一会儿又顺着轨道前进。

售票员已经吃掉了半个馅饼，这时候，他突然担心起来：可别让稽查员看见在吃东西。他离开自己的位置，一面吃着饼，一面向头等车^①里走去。一路上他还卖票，收钱，吹哨子，用刺耳的声音报站名。热烘烘的米饭肉丁馅饼的气味从他那里传到前面去，刺激着乘客的嗅觉。

售票员回到二等车来。他一眼就看到穿着褪色的米拉叶和花色暗淡的、蓝色旧长衫的姑娘坐在那里……他微微一笑，但是这种微笑简直就象狼呲牙。姑娘对于他这种态度已经见惯了，仍和往常一样，没有睬他。忽然她的鼻孔抽动一下，接着就贪婪地吸起热馅饼的香味来。

售票员嘴里的馅饼还没嚼烂，费力地挤出一个字来：

“票……”

电车在阿里·伊沙夫站停下。上来一个背着口袋的农民，他向头等车走去。售票员用蔑视的眼光瞟了他一眼，喊道：

“喂，先生，这边！……这边！”

接着售票员走到姑娘跟前，不容分说，对她喊道：

① 埃及电车车厢分头等和二等。

“请！给我下车！……”

可是她的两眼只顾盯着那个馅饼，不，更正确地说，盯着剩下的那块馅饼……她在寻思夹馅的滋味，觉得这个人安详地、一口一口咬着馅饼，不慌不忙地咽下去，这是多么幸福啊……

售票员一声吼叫，把她从梦幻里拉回来。

“你耳朵聋了吗？……请！给我下车！……”

这时，姑娘瞧了一眼背口袋的农民。他坐在姑娘对面，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粗布包，把它解开，低下头去数钱。姑娘满脸陪笑，向农民鞠一个躬，问道：

“借问一声，先生，现在几点钟了？”

售票员粗鲁地一把抓住姑娘的瘦肩膀，吆喝道：

“你少纠缠乘客，别不害臊！”

农民搁下布包，抬起头来，惊讶地问道：

“什么事？”

姑娘重复了一遍：

“请问，先生，现在几点钟了？”

农民把姑娘上下一打量，一边用长带捆着自己的粗布包，一边说：

“我不是先生，我也没有表……别找麻烦！……”

售票员把姑娘拉到门口，嘴里唠叨着：

“我当着真主起誓，你要是下一站不下车，我非把你扔出去不可！”

姑娘拽着电车上的拉手，对售票员陪着笑脸，想引起他的同情心：

“我起誓，一定给钱……”

电车慢下来，就要到达市郊火车站了。但是售票员不等电车停住，就把姑娘一把推了出去，她哎哟一声摔倒在马路上。

看热闹的人把姑娘围住，七嘴八舌地嚷着……人越来越多。有一个人放心地说：

“没摔伤……没摔伤……”

姑娘很快就站起来了，一只手扶着一个男人的胳膊。有个小贩冲着售票员嚷道：

“你对一个姑娘逞威风，也不害臊？！”

另一个人对姑娘说：

“你应当找警察去告他……”

一个女人从人群旁走过，大摇大摆地朝电车走去。她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姑娘，幸灾乐祸地说：

“活该！”说着就上车了。

姑娘站在那里拍打着米拉叶上的尘土。从她的动作中看得出来，她已经十分疲倦，要不是有个男人扶着她，或许还要摔倒。这个男人很关心地问她：

“你怎么啦？”

“我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

电车开走了。售票员站在他的位置上，观望着事态的发展，仔细听人们对这桩事情的议论，他自己一句话也不说，机械地吃着馅饼……他听到姑娘说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就瞧了瞧剩下的馅饼，不再吃了。

下了班，售票员沿着穆罕默德·阿里大街走去，然后拐入

阿里·穆纳沙拉街，走进一家咖啡馆；他每逢休息时间总是到这里来消磨时间。他找一张小桌坐下，要了一杯咖啡和一袋水烟。

喝咖啡时，他一边慢慢抽着烟，一边紧张地思索：说真的，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对那个姑娘这样冷酷呢？为什么要推她？她是不是摔伤了？她为什么不去喊警察呢？

姑娘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她天真地望着他，苦苦恳求：“我起誓，一定给钱……”想到这里，他的嘴唇上露出一丝笑容……他一幕幕地回忆起和她相遇的经过：他看见姑娘正摆弄着米拉叶的衣角，拽平了又折，折了又拽平，看见她那件花色暗淡的蓝色长衫，她那匀称而带着青春活力的身材，以及仿佛涂了眉黛的眼睛……

忽然有人摇晃他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熟人富尔古里。富尔古里在近旁找一个座位坐下，和往常一样，神气十足。

他问：

“把你今天出的事谈谈，怎么样？”

“什么事？”

“听说你跟一个不要脸的野鸡吵起来了。”

“哎！这还值得一谈！”

“听说救护车把她送走了。”

售票员握住富尔古里的手，问：

“真的救护车把她送走了吗？唉呀，这么严重！”

“这是她自作自受……一点不错。你给她的教训可不轻啊……”

说到这里，富尔古里恬不知耻地纵声狂笑起来，接着又讨

厌地咳嗽了几声。

这时，富尔古里和售票员哈纳菲的一伙好友走进咖啡馆来，要和他俩打牌。

* * *

售票员跟朋友们在咖啡馆一直玩到半夜。他的两只脚累得抬不起来了，慢腾腾地往回走。他一边走，一边生气地嘟哝着。今天打牌运气不好，输了，却又不肯走，总想往回捞，结果不但没捞回来，反倒多输了一倍。

售票员走上二楼。他的房间又阴暗又凄凉。他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就点上煤气灯，拎着灯到屋内各角落照了照，打算找一点吃的。最后在一个屋角找到饭锅，揭开锅盖闻闻，随后瞧瞧仿佛因为不生火而缩成一团的冷冰冰的小炉子……没法子，只好跟每天晚上一样生火，慢慢等着饭热……但是他马上把锅盖一扔，喃喃地说：

“闻着都恶心……怎么能吃呢！”

他开始狠狠地咒骂乌姆·易卜拉欣老太婆，这个老太婆是他用少得可怜的几个钱雇来侍候他的。

他脱下制服，往椅子上一扔，穿上一件衬衫，一头栽到床上……他闭上眼睛，却睡不着：往事忽然涌上他的心头。自从他的妻子死后，就经常过这种苦日子。想到这里他不住地长吁短叹，可是由于困乏极了，终于沉入了梦乡……

* * *

一觉醒来，他坐在床沿，伸了伸懒腰，打了一个呵欠。接